

《收获》60周年纪念文存 珍藏版

短篇小说卷（2011—2016）《收获》编辑部 主编

名字游戏 请勿谈论庄天海

范小青 东西 等著

收获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收获

短篇小说卷（2011—2016）《收获》编辑部 主编

名字游戏

请勿谈论庄天海

范小青 东 西 等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名字游戏 请勿谈论庄天海：短篇小说：2011 -
2016/范小青等著；《收获》编辑部主编. —北京：
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7
（《收获》60周年纪念文存：珍藏版）
ISBN 978-7-02-013026-9

I. ①名… II. ①范… ②收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
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62456 号

总 策 划 黄育海 程永新
责任编辑 朱卫净 李 殷
装帧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72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9.75
字 数 220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026-9
定 价 8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：010-65233595

巴金和靳以先生创办的《收获》杂志诞生于一九五七年七月，那是一个“事情正在起变化”的特殊时刻，一份大型文学期刊的出现，俨然于现世纷扰之中带来心灵诉求。创刊号首次发表鲁迅的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，好像不只是缅怀与纪念一位文化巨匠，亦将眼前局蹐的语境廓然引入历史行进的大视野。那一期刊发了老舍、冰心、艾芜、柯灵、严文井、康濯等人的作品，仅是老舍的剧本《茶馆》就足以显示办刊人超卓的眼光。随后几年间，《收获》向读者奉献了那个年代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和其他作品，如《大波》（李劫人）、《上海的早晨》（周而复）、《创业史》（柳青）、《山乡巨变》（周立波）、《蔡文姬》（郭沫若），等等。而今，这份刊物已走过六十个年头，回顾开辟者之筚路蓝缕，不由让人感慨系之。

《收获》的六十年历程并非一帆风顺，最初十年间她曾两度停刊。先是称之为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的困难时期，于一九六〇年五月停刊。一九六四年一月复刊后，又于一九六六年五月被迫停刊，其时“文革”初兴，整个国家开始陷入内乱。直至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才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再度复刊。艰难困顿，玉汝于成，一份文学期刊的命运，亦折射着国家与民族之逆境周折与奋起。

浴火重生的《收获》经历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洗礼，由此进入令人瞩目的黄金时期。以后的三十八年间可谓佳作迭出，硕果累累，呈现老中青几代作家交相辉映的繁盛局面。可惜早已谢世的靳以先生未能亲睹后来的辉煌。复刊后依然长期担任主编的巴金先生，以其光辉人格、非凡的睿智与气度，为这份刊物注入了兼容并包和自由开放的探索精神。巴老对年轻作者尤其寄予厚望，他用质朴的语言告诉大家，“《收获》是向青年作家开放的，已经发表过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，还要发表青年作家的处女作。”因而，一代又一代富于才华的年轻作者将《收获》视为自己的家园，或是从这里起步，或将自己最好的作品发表在这份刊物，如今其中许多作品业已成为新时期文学

经典。

作为国内创办时间最久的大型文学期刊,《收获》杂志六十年间引领文坛风流,本身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缩影,亦时时将大众阅读和文学研究的目光聚焦于此。现在出版这套纪念文存,既是回望《收获》杂志的六十年,更是为了回应各方人士的热忱关注。

这套纪念文存选收《收获》杂志历年发表的优秀作品,遴选范围自一九五七年创刊号至二〇一七年第二期。全书共列二十九卷(册),分别按不同体裁编纂,其中长篇小说十一卷、中篇小说九卷、短篇小说四卷、散文四卷、人生访谈一卷。除长篇各卷之外,其余均以刊出时间分卷或编排目次。由于剧本仅编入老舍《茶馆》一部,姑与同时期周而复的长篇小说《上海的早晨》合为一卷。

为尊重历史,尊重作品作为文学史和文学行为之存在,保存作品的原初文本,亦是本书编纂工作的一项意愿。所以,收入本书的作品均按《收获》发表时的原貌出版,除个别文字错讹之外,一概不作增删改易(包括某些词语用字的非标准书写形式亦一仍其旧,例如“拚命”的“拚”字和“惟有”“惟恐”的“惟”字)。

特别需要说明的是,收入文存的篇目,仅占《收获》杂志历年刊载作品中很小的一部分。对于编纂工作来说,篇目遴选是一个不小的难题,由于作者众多(六十年来各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几乎都曾在这份刊物上亮相),而作品之高低优劣更是不易判定,取舍之间往往令人斟酌不定。编纂者只能定出一个粗略的原则:首先是考虑各个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,其次尽可能顾及读者和研究者的阅读兴味,还有就是适当平衡不同年龄段的作家作品。

毫无疑问,《收获》六十年来刊出的作品绝大多数庶乎优秀之列,本书不可能以有限的篇幅涵纳所有的佳作,作为选本只能是尝鼎一脔,难免有遗珠之憾。另外,由于版权或其他一些原因,若干众所周知的名家名作未能编入这套文存,自是令人十分惋惜。

这套纪念文存收入一百八十余位作者不同体裁的作品，详情见于各卷目录。这里，出版方要衷心感谢这些作家、学者或是他们的版权持有人的慷慨授权。书中有少量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暂未能联系到版权（毕竟六十年时间跨度实在不小，加之种种变故，给这方面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），考虑到那些作品本身具有不可或缺的代表性，还是冒昧地收入书中。敬请作者或版权持有人见书后即与责任编辑联系，以便及时奉上样书与薄酬，并敬请见谅。

感谢关心和支持这套文存编纂与出版的各方人士。

最后要说一句：感谢读者。无论六十年的《收获》杂志，还是眼前这套文存，归根结底以读者为存在。

《收获》杂志编辑部

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

| 目 录 |

晓 苏	花被窝	1
曹 寇	码头风云	19
张惠雯	爱	38
周嘉宁	寂静岭	49
王 璞	捉迷藏	66
朱山坡	灵魂课	76
鲁 敏	谢伯茂之死	94
七堇年	站者那则	110
王 璞	香港往事	128
东 西	请勿谈论庄天海	149

晓 苏	酒疯子	159
荆 歌	他日物归谁	173
范小青	名字游戏	193
旧海棠	遇见穆先生	207
孙 未	告别	219
张悦然	动物形状的烟火	240
弋 舟	平行	264
吕 新	烈日，亲戚	280
双雪涛	跷跷板	297

花被窝

晓 苏

1

吃过中饭，秀水刚把碗筷收拾好，厨房后门外面有个人影晃了一下。秀水赶紧扭头去看，原来是修电视锅盖的李随。他这时已经走到后门口，前一只脚都伸到门槛里头来了。秀水发现李随的脸红彤彤的，像电视上的颜色调过了头。

秀水的脸马上也红了，红得比李随还厉害。秀水没想到李随大白天会来。她感到激动，更感到惊慌。天呀，你怎么这会儿来了？秀水有点责怪地问，一边问一边把目光投向门外，不停地东张西望。

秀水的婆婆秦晚香就住在这栋楼房旁边，她经常躲在附近庄稼地里打猪草。秀水担心李随来时被她盯上。自从丈夫出门打工后，秦晚香总是提着猪草筐在这楼房周围转动，有

点像巡逻警察。秀水不能不随时多留个心眼儿。但今天的太阳很刺眼，秀水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看清楚。

李随却顾不上回答秀水，只顾把后一只脚也慌忙地挪到了门槛里头。李随像一条饿狗，一进来就把门关上了，随后就抱住了秀水。你要做什么？秀水有点惊恐地问。李随仍然不回答，猛地把秀水扛在了肩上。

厨房隔壁是秀水的卧房，有一扇门，没关，李随像扛麻袋似的把秀水扛到了卧房里。这是入秋以来太阳最好的一天，外面的阳光铺天盖地。窗户上虽然挂着帘子，但光线还是透进来了，把卧房照得亮堂堂的。床上铺着一床花被窝，印在缎子被面上的喜鹊被阳光一照简直像真的了，仿佛马上要飞起来。

李随直接把秀水扛到了床边。秀水还没来得及把那床花被窝揭开，李随就把她仰面压在了花被窝上。别慌，等我先把被窝掀开。秀水说。可李随没听她的，把她压得更紧了。等一下，别把我的被窝弄脏了！秀水又说。李随还是没听她的，像个聋子，两只手已开始脱她的衣裳了。

身上只剩下裤头时，秀水伸出一只手挡住了李随。你刚才来的时候，有人看见你没有？秀水认真地问。李随想了想，跟秀水摆了一下头。没看见我婆婆？秀水又问，神色显得很紧张。直到李随又摆了一次头，秀水才把挡他的那只手拿开。

油菜坡这地方的人，都把电视机接收器说成锅盖。一个月前，秀水安在后门口枣树上的锅盖被大风吹裂了一条口，电视好几天看不清楚。秀水当时就想到了在老埡镇边上开电器修理铺的李随。李随那天是下午来的，他搭着梯子爬上枣树，一支烟工夫就把锅盖修好了。进屋试电视的时候，电视上正放一部言情片，两个男女光溜溜地缠在一起，那女的还边动边喊呢。秀水站在李随旁边看了一会儿，看得喘不过气来，正转身要走，李随一把拉住了她的手……

李随这时已在秀水身上动了起来。秀水一开始没动，不一会儿也跟着李随动了。秀水一边动，一边想到了那天看过的电视。她觉得自己简直成了电视上的那个女人。不过，秀水没有像那个女人一样喊。其实，

秀水也是想喊的，李随不仅会修锅盖，在床上也是一把好手。但秀水不敢喊，她害怕被秦晚香听见。秀水知道，这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，要是被婆婆发现，她的脸今后就没地方搁了。更让秀水害怕的是，只要婆婆发现了，那丈夫毫无疑问也就知道了。如果丈夫知道了，那这个家也就完了。不管怎么样，秀水都是看重这个家的。

李随在秀水上面疯狂了十几分钟，终于停了下来。李随刚停，秀水就把他推下了床。赶快穿了衣裳走吧！秀水说，随即把一团衣裳扔在李随怀里。穿衣裳的时候，李随用哀怨的眼神看了秀水一会儿，好像不情愿马上离开。但秀水没有心软，还是催他赶紧走。李随临出门时，秀水对着他的背影说，以后再不要大白天往我这儿跑了！

秀水这么急着赶李随走，说到底还是害怕秦晚香。上次李随来修锅盖时发生的事，差一点就被秦晚香发现了。李随那天刚打开后门走一会儿，秀水在后面的白菜地边上看见了秦晚香。要是李随晚走一步，秦晚香就会从关着的门上看出名堂了。直到现在，秀水还感到后怕。所以，秀水一直不敢让李随白天来。

李随走后，秀水也赶紧穿上衣裳下床。下床时，秀水发现床上乱得一团糟，不禁有点难为情，忍不住笑了一下。秀水没马上收拾床铺，她走到窗户下面把帘子拉开了，想让卧房里的光线更充足一点。站在窗口，秀水看见了安在枣树上的那个锅盖。太阳越来越好了，她看见耀眼的光斑在锅盖上欢蹦乱跳着，像一群兴奋的金丝鸟。

回头整理床铺时，秀水突然发现花被窝上打湿了一块。她愣愣地看着那团脏物，想不出刚才从谁的身体里流出来的。这床花被窝三天前才洗过，没想到这么快又弄脏了。秀水从床头柜上扯下一截卫生纸，在脏的地方擦了一下。可是，那地方擦过后留下一块痕迹，看上去更刺眼了。

秀水是个爱干净的女人，她马上去厨房打来一盆水，麻利地把花被窝上脏的那块洗了一下。洗过之后，秀水决定把花被窝抱到外面的太阳下去晒一会儿。她想太阳这么好，晒上一个小时就晒干了。

房子的大门口有一块土场，土场上牵着一根专门用来晒被窝的铁丝。秀水抱着花被窝往大门口走，经过堂屋时，她的脚步突然停了一会儿。堂屋左边有一间厢房，秀水的婆婆秦晚香从前就住在这里。一看见这间厢房，秀水的心不由紧张了一下。不过，秀水很快就放松了。婆婆早搬走了呢，还紧张什么？秀水在心里说。她想她真是做贼心虚了。

走出堂屋的大门后，秀水没有马上去晒花被窝。她先站在门槛边，四处张望了一下。这是午后两点钟的样子，到处安静极了，附近一个人影也看不见。土场右边有一口水塘，秀水看见有几只彩色蝴蝶正在水塘上面翩翩起舞。

很快，秀水的目光就越过水塘，落在了水塘那边的一栋土屋上。那栋土屋实际上也是秀水家的，在现在这栋楼房建成以前，他们一家四口人都住在那里。如今，却只有秦晚香一个人在那儿住了。去年春天，秦晚香本来也和秀水们一起搬进了楼房，可婆媳俩合不来，三天两头闹矛盾，今天不吵，明天就闹，只勉强在一起住了半年就分家了。分家后，秦晚香又一个人搬回了土屋。土屋上的门，这时严严地关着。秀水想，婆婆可能又出门打猪草了。

后来，秀水就快步走到了土场边。她先把收拢的花被窝搭在铁丝上，然后像拉幕一样慢慢展开。晒上后，秀水没有立刻转身走，她退后一步，静静地把花被窝看了好一会儿。回想起来，这床花被窝还是秀水当年从娘家带来的，算是嫁妆。在家里的好几床被窝中，秀水最喜欢这床花被窝了，它大红大绿的，上面有花又有草，还有长尾巴喜鹊，看上去喜庆，吉祥，热烈，还有点浪漫。

2

晒好花被窝，秀水从土场上回到了堂屋里。堂屋的方桌上放着一袋花生，秀水一看到这袋花生就想到了在老埕镇上读书的儿子。再过两天

就是周末，一到周末儿子就会回家。儿子最喜欢吃花生了，每次回来，秀水都要炒花生给他吃。秀水看了一会儿花生口袋，陡然想起了外面的太阳。今天的太阳实在是太好了。秀水决定把花生也提到土场上去晒一下。

秀水提着花生往外面走，刚把前一只脚跨出门槛，后一只脚却跨不出来了。她猛然看到了婆婆秦晚香。

天呀，她怎么来啦？秀水在心里惊叫了一声。她一下子傻了，双腿骑在门槛上动弹不得，像是骑上了一匹木马。

秦晚香提着一只猪草筐，正站在土场边看那床花被窝。她伸长脖子，歪着头，眼睛差不多贴在了被窝上。她显然已经发现了被窝上的那块湿印子，正拧紧眉头仔细端详着。

秀水愣愣地看着秦晚香，生怕她从那块湿印子上看出什么来，心里紧张死了。算起来，秀水给秦晚香当儿媳已经十几年了，可她这还是第一次害怕婆婆。以前，不管是一起生活，还是分开过日子，秀水可从来没把秦晚香当回事。而眼下，她却突然感到了一种来自婆婆的威严。

秦晚香对花被窝的兴趣似乎越来越浓。她这时放下了手里的猪草筐，伸出了那只手，好像要在那块湿印子上摸一下。秀水更慌了，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口。事实上，秦晚香即使摸也摸不出什么，但秀水就是本能地怕她去摸。不过，秦晚香没摸成。她的手正要挨着花被窝，秀水突然咳了一声。

秦晚香浑身一颤。秀水的咳声好像吓着了了她。她立刻放下了那只手，然后扭过头来看着秀水。秦晚香的目光直溜溜的，有点像从她眼里拉出来的两根铁丝。秀水感到很不自在，稍微把头低了一下。今天的太阳太厉害了！秀水低头时说。

秦晚香好半天都不说一句话，这让秀水觉得十分不安。过去，秀水是很烦秦晚香说话的，一听她说话耳朵就发麻，恨不得她是个哑巴才好。可这会儿，秀水却特别想听秦晚香说点什么，哪怕和她一样，只说说太阳也行。但是，秦晚香就是不开口，好像嘴巴贴了封条。

过了许久，秦晚香突然把目光从秀水身上拖走了，又移到了那床花被窝上。直到这个时候，秦晚香才开始说话。

这床被窝，好像前两天才洗过呢。秦晚香盯着花被窝说。声音不冷不热，一点温度也听不出来。

秀水一惊，马上想了一个理由说，我中午吃稀饭，不小心泼了点儿米汤在上面，就简单地洗了一下。

难怪，我说怎么只洗了筛子大一块呢。秦晚香说，说完笑了一下。

秦晚香笑得淡淡的，看起来却有点神秘，让秀水感到头皮发紧。秀水埋头琢磨秦晚香刚才的笑，还没琢磨出一个头绪，秦晚香忽然提起猪草筐走了。不过，秦晚香没有回水塘那边的土屋，而是走向了土场的另一边。那里是一片玉米地，秦晚香经常去那里打猪草。秀水这时看了一眼秦晚香手上的猪草筐，发现筐里才装了半筐猪草。

秦晚香走后，秀水扭过头，目光紧紧地跟着秦晚香的背影。秀水想，婆婆刚才不可能从花被窝上看出什么来，她也许只是对自己这么勤快地洗被窝感到好奇，又只洗了一小块，这就让她越发想不通了。秀水这么一想，心里便渐渐轻松下来。然后，她就放心地去晒花生去了。

这些花生是秀水自己种的，都是三颗米的长花生。秀水喜欢这种花生，种子还是秀水托人从外地买的。本地的花生都只有两颗米，秀水嫌一个花生才两颗米太少了，就托人买了外地的花生种。秀水也不知道，她为什么要喜欢有三颗米的花生？

秀水把花生摊在一个簸箕里晒好，一抬头又看见了那床花被窝。今天的太阳的确好，才晒了一会儿，被窝上打湿的那一块已冒出了热气。秀水想，再晒半个小时，花被窝就可以收回卧房了。

这个时候，秦晚香突然又一次出现在土场上。她是不声不响地从玉米地走上土场的，走到身边了才被秀水发现。秀水觉得她像个鬼。

秦晚香的猪草筐这时已装满猪草，被她扛在肩上。她的手脚真是麻利，秀水没想到她这么快就把猪草打满了。秦晚香虽说六十多了，但走路来还像年轻人一样利索，一眨眼工夫就从秀水身边过去了。

经过那床花被窝时，秦晚香稍微停了一下，还迅速朝花被窝上扫了一眼。秀水的心马上一紧，像是被人扯了一下。不过，秦晚香只扫了一眼花被窝就走了，嘴里什么话也没说。

秀水看着秦晚香走下土场，又看着她走向水塘。直到秦晚香走到了水塘那边，秀水才松了一口气。然而，秀水刚把一口气松完，秦晚香却突然在水塘边上停住了脚步。

你的锅盖又坏了吗？秦晚香转过身来问。

秀水吓了一跳，额头上顿时沁出一层黄豆大的汗珠。她压根儿没想到秦晚香会问到锅盖，有点措手不及，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就索性摇摇头说，没坏。

锅盖没坏，李随来干什么？秦晚香张大嗓门问。

秀水的头一下子就晕了，好像被秦晚香猛地打了一闷棍。完了，婆婆发现我和李随的事了！秀水想。秀水这么一想，全身的筋骨像是一下子被人抽掉了，连站也站不稳，就一屁股坐在了土场上。

那天，秀水不知道她一个人在土场上坐了很久，等她强撑着从地上起来时，秦晚香早已从水塘边消失了。秀水朝那栋土屋看过去，发现土屋的门已经打开，房顶的黑瓦上飘起了灰白色的炊烟。

3

第二天，秀水一大早就来到了秦晚香住的土屋门口。这天的天气又不错，不到七点钟，土屋就被朝霞染红了，看上去像一座金色城堡。

头天晚上，秀水一夜都没合眼。在她的记忆中，这还是她第一次彻夜不眠。上半夜，秀水差不多是在恐惧中度过的。她想，她和李随的事情十有八九是被婆婆发现了，等丈夫过年时从南方回来，婆婆肯定要告诉他。一想到这，秀水就忐忑不安，背上流冷汗。她并不是害怕丈夫骂她打她，主要是害怕这个家散了。秀水后来想，如果要想保住这个家，

只有想办法堵住婆婆的嘴。下半夜，秀水就使劲地想堵嘴的办法。想来想去，一直想到天亮，秀水才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来。她决定，把婆婆请回楼房来一起住。

土屋的门已经开了，不过只开了一条缝。秀水歪着头朝屋里看了一眼，看见秦晚香正坐在墙边对镜梳头。秀水想直接进屋去请婆婆，可她的脚一到门口就挪不动了。自从秦晚香搬回土屋以后，秀水一次也没来过这里。秀水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，这会儿，她实在不好意思自己走进屋里去。

秀水退到门边靠墙站着，微微勾着头，像一株雨天的向日葵。秀水想，婆婆梳好头就会出门的，她一定要等她出来。等婆婆在门口一出现，她就马上开口请她回楼房去。秀水是真心希望秦晚香回去的，并且把住的地方都给她收拾好了。

今天早晨，秀水一起床就一头扎进了堂屋左边的那间厢房。自秦晚香搬走后，厢房就没住过人，堆满了杂物，到处脏兮兮的。秀水忙了一个多钟头，总算把它清理出来了，还往里面搬了好几样用品。秀水说不上是个勤快的女人，更谈不上贤惠，突然这样吃苦耐劳，实在有点无可奈何。从厢房出来时，秀水满身都是灰尘，她一边拍打着一边说，谁让自己的把柄被人家捏住了呢？

秦晚香梳头很专心，一点儿都没感觉到门口来了人。她是一个很讲究的女人，虽然是个老太婆了，但还是很注意穿着打扮。她的衣裳都缝得合身，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，叠得也平展，从来看不见褶皱。她的头发梳得又光又顺，在脑后挽一个髻，怎么看上去都有形状。秦晚香梳头时一直看着镜子，生怕有一根头发梳漏了。直到秦晚香把髻挽好，提着菜篮要出门去菜园里摘菜时，她才看见秀水站在门口。

看到秀水，秦晚香的两眼顿时张大了一圈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在她的印象中，秀水快一年的时间没来过她这里了。秦晚香突然产生了一种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感觉。

秦晚香一到门口，秀水便鼓足勇气迎上去，先跟秦晚香甜甜地笑了

一下，接着就亲切地喊了一声妈。这都是秀水事先设计好的，尽管她自己都觉得虚假，甚至还有点肉麻，但她还是硬着头皮这么做了。在秦晚香出门的那一刹那，秀水还打过退堂鼓，觉得她做不出来，太丢面子了。但是，秀水只稍微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强迫自己按照想好的做了。朝秦晚香走拢去时，秀水默默地对自己说，为了顾着家，这面子我也不顾了！

听见秀水喊妈，秦晚香完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她已经记不得秀水有多长时间没这么喊她了。打从搬进了新建的楼房，秀水就没好好地喊过她一声。分家前的几个月，秀水不是叫她老太婆，就是叫她老东西，最后一次吵架时，秀水还指着秦晚香的脸喊她老不死的。就在秀水喊她老不死的第二天，秦晚香和他们分了家，一个人搬回了这栋土屋。

忽然听到秀水对着自己喊妈，秦晚香除了感到惊奇，多多少少还感到有点欣喜，甚至还有一丝激动。但是，秦晚香没有答应，只是用异样的目光看着秀水。

过了许久，秦晚香才问，你怎么会到这儿来？秀水说，妈，我找你说一件事！她又这么喊了一声。秦晚香没想到秀水又喊她一声妈，心里禁不住热了一下。愣了一会儿，秦晚香说，有事进屋说吧。秀水没料到秦晚香会让她进屋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。

秀水进门后先到处看了看，发现破烂的土屋被秦晚香收拾得有模有样，桌子和板凳虽说都旧得不能再旧，但都摆得井井有条，抹得一粒灰尘也没有。只是四周的墙壁太难看了，大洞小眼的，像电视上出现过的窑洞。墙边上支了一个土灶，灶台上放着半碗南瓜，一看就是秦晚香昨天吃剩下的。看着这些，秀水心里猛地颤了一下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。

秦晚香虽说让秀水进了屋，但对秀水并不热情，不仅没给她倒茶，甚至连椅子也没叫她坐。不过，秦晚香自己也没坐。她站在秀水面前，竖着耳朵，等着秀水跟她说事情。秦晚香一直把菜篮提在手上，好像秀水把事情一说完，她就要马上到菜园去。

秀水本想一进屋就要说事情的，却好半天不知道怎么开口，头天晚